

陈凯歌徐克林超贤联手 《长津湖》进入“攻坚阶段”

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1周年,由国家电影局主抓,北京博纳影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八一电影制片厂联合出品的史诗战争巨制《长津湖》即将进入“攻坚拍摄阶段”。

5年多的剧本打磨,两年多的细致筹备,超过7万人次的群众演员参演,超大规模的服装道具军事装备准备,超百公里的战役战术设计。这一切都是为了电影《长津湖》成为足以载入中国电影史册的战争巨制。

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于冬表示,电影《长津湖》是博纳影业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之际,为全国人民献上的一份厚礼,同时也是一项非常重要艰巨的使命与任务。“这部电影不好拍,必须要集齐‘高手’来共同打造,于是找来了陈凯歌、徐克和林超贤三位导演。他们不是各自拍独立的故事,而是在一起共同打造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个过程中他们要不断地磨合剧本以及各种细

节,就像打仗一样。”

《长津湖》于2019年10月25日正式立项,因疫情影响,影片推迟到2020年年末才正式开机,在此期间所有创作筹备工作都从未停下。

总监制、编剧黄建新透露,电影《长津湖》前期的工作人员多达7000人,每个人在片场都是带着“战斗精神”在工作,“三位导演一见面就讨论沟通拍摄的事,工作人员和演员也都时刻保持着战斗状态,这种氛围是在别的戏

里看不到的。”

当天,影片的监制及导演陈凯歌、徐克、林超贤齐聚片场。陈凯歌透露,自己的工作在一两个月前已经基本完成,此番重回剧组,感觉就像“回家”一样;徐克导演表示,自己第一次跟陈凯歌和林超贤一起工作“学到了很多”,“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验,也相信我们这次合作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电影《长津湖》中饰演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的吴京、易烱千玺、段奕宏、

朱亚文、李晨、胡军、韩东君当天也身着志愿军军装出席。

饰演七连连长的吴京透露,自己拍戏时一度被冻到“半边脸麻木”,“那一刻,心里满是对志愿军战士们的敬意”;易烱千玺表示,自己会全力以赴演好自己的角色,“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通过这部电影看到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并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段奕宏坦言,出演这部电影是个不小的挑战,拍摄过程中也无数次被打

动;出身军人家庭的朱亚文表示,拍摄这部电影不是一次创作任务,更像是一次战斗任务,“每次在片场听到枪炮声响起,都仿佛听到了历史的回响,就好像那些先烈们在激励我们往前冲!”胡军表示,能出演这部电影是非常难得的经历,“虽然元宵节也不能回家,但是跟兄弟们在一起,很幸福。”

电影《长津湖》将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的献礼巨制,在今年上映。

(据《北京青年报》)

《唐宫夜宴》:传统文化穿越千年的当代表达

一群梳着高髻、身着黄、绿、红三色衣裾的唐代少女,手持各种乐器翩翩起舞,她们身形鼓鼓,脸蛋圆圆,动作既稚拙又灵活,表情既端庄又俏皮,宛如从古风古韵的仕女图中走下,又仿佛从金碧辉煌的大唐宫殿走来,给人以亦真亦幻、穿越古今的感受。不过5分多钟的舞蹈节目《唐宫夜宴》,在河南卫视春晚播出后,成为牛年春节各地春晚节目中的赢家,多次上榜热搜,总播放量已超过了20亿!

“风吹仙袂飘飏舞,犹似霓裳羽衣舞”“唐朝少女的博物馆奇妙夜”……在评论和弹幕中,网友毫不吝惜自己的赞美之词。这支巧妙还原了唐代女乐官宴乐景象的舞蹈,同样赢得业内人士的称道,成为一部现象级作品。《唐宫夜宴》之所以强势出圈,究其原因,一方面无疑源于中原大地的深厚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则是结合了当下的高科技手段,并且受益于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方式。当传统文化中的美被充分挖掘并赋予当代表达,激起了现代人的情感和文化共鸣。

这个舞蹈的灵感来自河南博物院的歌舞人俑。编导陈琳在2017年去河南博物院参观时,一组隋代和唐代的舞人俑引起了她的兴趣。之后,她在郑州歌舞剧院编创了以此为原型的作品《唐俑》,于2020年参加了第十二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比赛。《唐宫夜宴》便是由此改编而来。为模拟唐俑形象,14名舞蹈演员在嘴里塞了棉花,衣服里塞了海绵,同时保留了轻灵活泼的舞姿。而演员眼角两道月牙形的妆容,也完全再现了风靡



于唐代的女性面部潮流“斜红”。主创人员对唐代服饰、发式、妆容的色彩、形态,以及舞台背景、道具、灯光等,均结合历史文化元素进行了高度还原,让1000多年前的舞者活了起来。而5G+AR的技术,让虚拟场景和现实舞台结合,并且叠加了诸多历史文物的影像,演员们优美的舞姿融入了博物馆和大唐宫殿的场景中,现实和虚拟交织,历史和文化交融,情感和审美碰撞,产生了令人震撼的视觉效果。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博大精深,如何让传统文化活起来?《唐宫夜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事实上,传统文化时下在年轻的90后、00后中受到追捧,“国风”“国潮”已成为一大流行。

近年来,汉服文化在年轻人中形成一种新的风潮。齐腰襦裙、琵琶飞袖、点绛红唇……每逢中秋、端午、七夕等传统节日,在城市公园、热门景区以及大学校园,越来越多身着汉服出行的年轻人闪亮登场,让节日多了几分传统文化的意蕴。据估算,目前全国汉服市场的消费人群已超过200万人,产业总规模约为10.9亿元。

汉服走红的原因值得关注。作为传统服饰,汉服不仅包含着汉族的染织绣等工

艺和美学,更是传统文化的承载物,是中华民族审美情趣、风俗习惯的外在表现之一。近年来,各种汉服社团不断涌现,目前已达2000多家。《琅琊榜》《甄嬛传》等影视作品的走红,助推着汉服文化向大众渗透。随着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的兴起,搜索“汉服”,非常多的网友晒出自己的汉服照和汉服视频。这与《唐宫夜宴》霸屏网络也是异曲同工。

近年来,在电视、网络上的各类综艺中,民族乐器的出场率之高也出人意料。长笛、琵琶、阮、唢呐、二胡、古琴等乐器在大师们手里玩得出神入化,创造出各种让人惊叹的视听效果。从去年B站跨年演唱会上,国乐大师方锦龙“大战”百人乐团、中西乐器对决的酷炫,到《明日之子superband》乐团季的开播,唢呐、冬不拉、马头琴民乐三连引发的观众喜爱。国潮大热,民乐出圈,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在持续升温。

汉服、民乐、戏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追捧,也体现了中国青年一代文化自信的增强。在坚守传统中大胆创新、融合,民族艺术、传统文化定能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唐宫夜宴》的意外火爆,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据《新民晚报》)

追星文化背后的情感需求不容忽视

◎ 娱论

青少年之所以热衷追星,是因为追星本身在满足青少年的情感需求和自我成长方面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恰恰是我们目前太过于重视学业而忽视的一面。

首先是被看见和被陪伴的情感需求。被看见和有人陪伴其实是青少年非常重要的需求,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被更多地关注成绩,其他的需求和情感表达经常处在被压抑的状态,而追星成为了其中一个合理的出口。因为追星,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而这种看见和成绩无关,和自我的个体属性有关;在共同追星的过程中,也建立了情感的共鸣。

其次是为他人付出的需求,用粉丝的话说,就是为爱发电。他们有一种很少见到的情感,就是:偶像给了我这么多,他给了我榜样的力量,给了我快乐的感觉,那么我用什么回报他呢?这种想要为别人做一些事的心态是非常真实的。

从弗洛姆的观点来讲,爱本质上其实是给予,心理学家齐克·祖宾也认为,人类发展爱的时候,有帮助他人的倾向。但是这一点,对青少年来说,除了偶尔的公益,有时候想要为家人做点事,可能都会被赶回去说:赶快去做作业。因此,这种为他人付出而感受到自己价值的快乐让追星变得更为“上头”。

再次是成就感。青少

年对成就感的需求能够解决归属感的问题,即我是谁,我能做什么,我对世界有什么贡献,这对他们的成长非常重要。很多青少年追星后都增加了很多技能,比如P图、剪辑、翻译等。

最后是社交的需求。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女孩都有喜欢的明星,就像很多男孩打游戏一样,如果你完全不追星,很可能你就很难融入大家的交流,而且追星也能认识自己生活圈以外的人。对青少年来说,常年被困在学业中,追星是他们离开学业、寻找社交空间的途径。

就目前的顶流明星来看,带坏青少年的可能性很小,能成为“顶流”的,大多都有自己的特长和努力的一面,所以,一味反对青少年追星并不利于青少年的成长。真正需要担心的是,虽然这四个情感需求本身都是正向的,但是一旦走极端,往往正向的一面也变成了负面。简单来说,饭圈文化有两个特征使得追星的正面价值可能被破坏。

首先,是青少年缺乏应有的爱的教育,完全不顾及人与人之间的责权利边界,常常只看立场不看事实,很容易在爱或正义的名义下,采取肆无忌惮的行为,比如通过所谓的“撕”来提高团体凝聚力。

第二,也是最严重的,就是整个饭圈文化内化了商业资本的逻辑,对此不仅没有反思,反而变

成理直气壮的行为准则。

在社交时代之前,明星的价值主要依靠作品;和过去不同,偶像的价值由作品、人设和话题决定,资本方决定选择谁来代言的时候,看数据,看带货能力,这种新的模式改变了粉丝和明星的关系。粉丝做数据和氪金的行为都遵循了资本经济的逻辑,在其中,营销号、职业粉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煽动作用,把商业的逻辑包装成对偶像的爱和支持而进行传播。当对一个人的爱被资本利用,被资本的逻辑捆绑,饭圈文化就成为一个贬义词,几乎所有的顶流的粉丝都是让人讨厌的,原因无他,就是因为他们的粉丝数量庞大,而且完全用资本的一套在运作,失去了“爱”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这里也必须强调,这两个负面逻辑不仅仅存在于饭圈。而由于我们对青少年情感价值教育的缺失,使得商业逻辑长驱直入地入侵到青少年价值观,因此这个问题看上去更为普遍和严重。

情感价值教育的职能应该更多由家长、学校来承担。假设要取代追星,那么我们用什么去满足孩子的那些情感需求?如果一味地禁止,只能是拱手让出教育权,孩子更容易被资本和极端的力量所影响,而这才是最危险的。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资本无处不在,孩子已经成为互联网原住民的时代,重新强调和设计一套情感价值教育已经刻不容缓了。(据《文汇报》)